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天降大任

 **eBOOK**  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# 天降大任

金波

联络暗号。

怪声惊梦

“喔、喔、喔——”

是什么东西在拖着长音叫呢？多么奇怪而又陌生的声音啊！

蝌蚪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。回顾左右，到处是高耸入云的幢幢黑楼。天穹处，灰白灰白的微光中，忽然闪现幽幽的绿色弧光。他想寻找那“喔、喔、喔——”的怪声，却只见绿色弧光像条长鞭，在黑楼之间抽过来、抽过去，“嗖、嗖、嗖！”好吓人。突然，绿色光鞭乘他不备，“刷——”地朝他心窝直劈过来……

“哎哟！”蝌蚪惊得一背脊的冷汗，他大叫一声，圆瞪瞪地睁开眼睛。啊，天色已亮，窗帘上已挂上一层灰白色。他心里暗自庆幸是做了一个梦，于是翻了个身，又迷糊起来。

像所有十岁的孩子一样，蝌蚪爱睡觉，特别爱睡被噩梦惊醒之后的“回宠觉”。可是，这幸福的困盹常常会被无情的剥夺。

听，爸爸那可恨可恼的声音在叫：“蝌蚪，蝌蚪！起床了！”

蝌蚪装着熟睡，一声不吭。他想着那神秘的、能发出声音的绿色光鞭，最好是能再看它怎样抽过来、抽过去。噩梦虽然吓人，但它也很好玩。

爸爸刺槐却不会这样想，从他那不折不扣的粗嗓门就可以知道这一点：“蝌蚪，再不起床，别怪我不客气啦！”

咳，蝌蚪心里叹了口气，从被窝里抬起圆圆的大脑袋，以示听从了爸爸的呼唤。蝌蚪之所以如此听话，是因为他太知道爸爸的脾气了。爸爸刺槐在绿湖村是出了名的说一不二，要不然，大伙能抬举爸爸当村长？

绿湖村既无湖又无村，它是一幢 50 层的大楼，坐落在无数高耸入云的钢筋混凝土大楼之中。绿湖村的村长不过是名副其实的楼长罢了。23 世纪的人不太能说得清“村长”的原始含义，毕竟许多名词都在随岁月演变，它们渐渐失去了狭义内容。今天的绿湖村，不乡不城。说它不乡，因为它田无一拢、地无一畦；说它不城，因为它全无悠闲阶级附庸的风雅，并不是什么度假、探幽的境地。要是非要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，大概只能从那些发黄卷边的“村史”上找到一点点痕迹。据说在那一大片密匝匝、望一眼便遮住视线的摩天大楼下面，原本都是绿湖村的“本土”。祖先们曾在那里耕种刨食、养畜饲禽，似乎那片土地曾经黑得冒油。不过，祖先们逐渐出卖了它们，给这幢 50 层楼的村民们换来了悠闲、安逸的生活。出卖土地的钱不断地生息赢利，足够村民们养尊处优，无须再辛苦耕耘、日出而作了。

今天的刺槐村长无暇了解腰里别着旱烟袋、足抹两斤泥的过去，他自有必须全力应付的每一天，根本就没有功夫去考证村史上卖田卖地的缘由，那些发黄的过去跟他有什么关系。现在，他首先得叫起儿子，然后再去叫醒全村的人。真是令他心烦意乱的每一天早晨。

蝌蚪磨磨蹭蹭地爬起来，看见爸爸正胡乱往嘴里填面卷，知道他很快就要出去了，于是蝌蚪故意慢慢吞吞地穿衣服，赖在床上不下来。

刺槐村长吃完早餐，抓抓乱如刺猬般的短发，便“咣当”关门，风风火火窜出去。

蝌蚪还没来得及缩进被窝，又听见“咣当”一声，爸爸又回到桌子旁，翻了翻乱糟糟的东西，取了他的记事本，又冲着内屋叫：“蝌蚪他妈，起床了，都起床了！”这才算是真的走了。屋里静了下来，蝌蚪将身体舒服地放平，打了深深的哈欠。他听见妈妈在隔壁房间里窸窣走动，这声音很宁静、很温柔，蝌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，他喜欢迷糊在妈妈的这种动静中。

偏偏在这时墙角的蜂鸣器“呜呜”响了，它打破了屋里的宁静。

“吵死了，”穿着粉红睡袍的妈妈迈着细碎步子来到蝌蚪床前，“快起来，蜂鸣器都响了。唉，昨夜一夜都没睡好，耳朵边响声不断，现在又是蜂鸣器！”

妈妈脸上挂着明显的倦乏，原本好看的腮红显得有些苍白。蝌蚪翻身下床，趿着一只拖鞋，三个蹦到房门口，使劲按紧蜂鸣器，“嘎”的一声蜂鸣器停止了尖叫。

“你爸把人得罪光了，每天早晨吵个不停，谁不想睡个早觉。”妈妈一边收拾餐桌一边唠叨。

蝌蚪拉开椅子坐下，说：“爸爸有什么办法，又不是他定下的规矩。再说要不是我爸天天在控制室操作，绿湖村还能分得清白天和黑夜。”

妈妈见蝌蚪向着爸爸说话，心里一乐，不觉抿嘴一笑。她说：“要是家家户户都这么想就好啦。那蜂鸣器的声音尖得能划破玻璃，还能不惹人讨厌？”

“赖着不起床它才会越来越尖，”蝌蚪往嘴里塞进一个面卷，说话有些含糊。

其实妈妈也知道蜂鸣器是专门对付不听指挥的人，它的声音随着时间长短由小变大，最后尖锐得不能忍受，菜刀刮铁皮般地扫荡人的困倦。

绿湖村使用这种特殊的声控装置也是无奈，没有它的鸣叫，那些玩扑克、搓麻将的人，的确不知道白天黑夜的区别。好在蜂鸣器只认时间不认人，哪怕你玩得通宵达旦，它蜂鸣不止，除非不要耳朵。绿湖村上上下下的男男女女，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还能不要耳朵。所以都服服帖帖地听从蜂鸣器的指挥，长期下来，怨也好、恨也好，离了这玩意儿还不行呢。

正说着，“呜——”蜂鸣器又响了。这回只短短地响了一下，便传来扩音器的嗡嗡声。

“你爸今儿怎么了，这么早就要发表演说？”妈妈望着门楣上方的小音箱说。

果然，扩音器传出刺槐村长严肃的声音：“各位村民请注意，各家各户留一人看门，其他人赶快到村委会集中开会。注意，紧急会议不得有误。早锻炼时间改在会后进行。”

刺槐将紧急通知重复了三遍，妈妈在三遍通知之中急得团团转，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嘟吹：“怎么办，怎么办？说好了到麦子家帮忙的。”

麦子是田螺的爸爸，田螺是蝌蚪的好朋友。最近田螺的妈妈身体不好，蝌蚪的妈妈便去帮个忙、做些杂事。

蝌蚪见妈妈着急，不以为然他说：“反正大家都要去开会，有什么了不起的事。”他想起不用去早锻炼，开心地往椅背一仰，不由自主地哼了起来：“喔、喔、喔——”

妈妈正准备出屋，听到蝌蚪的哼哼声，吓了一跳，转身说：“你也听见了，那声音？”

蝌蚪愣了愣，点点头。

妈妈纳闷地想想，摆摆手说：“这么说，不是梦，昨晚吵了一夜的怪声不是梦？”

蝌蚪见妈妈自言自语地走出屋，才醒悟过来。的确，不是梦！这就怪了，在绿湖村这幢全封闭的 50 层大楼里，怎么会出现怪怪的叫声呢？除了蜂鸣器，蝌蚪还从来没听说过其他的怪声。从妈妈的眼神里，他捕捉到了异乎寻常的迷雾，它说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。

顿时，蝌蚪的每一根神经，每一个细胞都兴奋起来。终于要发生新鲜事了！绿湖村的孩子们个个都盼望新鲜事出现。最好的当然是飞碟停在楼顶上，里面的机器人造反，最次的哪怕是太空人光顾光顾也行。不过这些都在电视小说里出现得太多，编得几乎离谱的故事一个也没发生。一切一切，让蝌蚪和绿湖村的孩子们感到童年不够金色，除了熟面孔就是电脑，绿湖村的封闭生活实在太枯燥、大无味。

迫切盼望的事件终于要发生了，蝌蚪急切地拍打墙壁，给他的朋友发出紧急联络暗号。

#### 五彩飞禽

联络暗号刚发出，同一层楼的田螺和麻雀五彩飞禽便跑来了。他俩都是蝌蚪的好朋友，都爱使用拍墙壁联络而放弃可视电话的“铁哥们”。现在人们都去开会了，自由属于孩子。

麻雀从进门开始，便叽叽喳喳牢骚发个不停。她那粉嘟嘟、胖乎乎的圆脸上写满了“激动”二字。蝌蚪和田螺都知道，麻雀最喜欢早锻炼，被无缘无故地取消了锻炼时间，心里就跟猫抓一样难受。

蝌蚪把田螺叫到一边，咬着他的耳朵，把昨夜发生的怪声以及自己的猜想说了一遍。

“真的？”田螺瞪大眼睛说：“我睡得香极了，什么都没听见，直到蜂鸣器变了声才醒呢。”

麻雀不知道他俩说什么，就听见田螺的最后一句话，接过话碴说：“谁让你叫田螺呢，没见过电视上的田螺哇，个个都缩在壳里睡觉，当然睡得香。”

“噢，我叫田螺就是田螺了？”田螺不高兴地吸了吸鼻子，反击道：“你叫麻雀，怪不得叽叽喳喳吵死人！”

“就吵、就吵！”麻雀小手腰上一叉，摆出要吵一场的凶样。

蝌蚪见状不妙，大喝一声：“别吵啦！咱们都不该叫这些名字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。”田螺附合说：“像我家的高祖，名字特响亮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蝌蚪和麻雀不约而同地问。

“好像叫喜旺什么的，响不响亮？”

喜旺？两个孩子想一想，反正是比他们的名字响亮，便使劲点点头。田螺面露喜色，为自己的祖先富有特色的名字而骄傲。

蝌蚪和麻雀也搜肠刮肚地想相关的祖先名字，比如什么红红、平平、欢欢、乐乐，终归是叫得响亮吧，瞧瞧自己，都叫成什么呀。

“我舅舅说，古时候地球上除人类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生物，各式各样的飞鸟、昆虫，千奇百怪的植物。随便往外一看，天高任鸟飞、遍地是花卉”。麻雀的舅舅是有学问的人，他的话在这三个朋友中间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。

麻雀继续重复舅舅的话：“后来，它们都灭绝了，只有用人名来强化记忆，否则到了最后，人类也许会彻底忘掉了它们。”

“不过，我实在不喜欢叫麻雀，”麻雀说罢不高兴地撇撇嘴，“要是叫做红红、平平该多美气。”

蝌蚪不客气地打断麻雀的话：“别做梦了，该叫什么就叫什么吧，”他打开超薄电视开关说：“叫你们来是共商大事的，来，咱们先看看大人们都在说些什么。”

三个孩子一同注意电视屏幕。蝌蚪把控制旋钮调到村委会。屏幕上立刻明亮起来，第50层的村委会宽敞、富丽堂皇，满满一会场人热闹非凡，“嗡嗡”的人声如浪潮一样冲撞着特殊的四面墙壁，墙壁的吸能装置不停地起伏。孩子们知道，墙壁在工作，它能把人声、躁动声、跺脚声收集起来，源源不断地输进能量库中，然后由能量转换设备处理，再进入绿湖村各家各户，从而弥补社区中心供能不足的需要，大家称这特殊的能源为“自生电”。刺槐每天要主持各种会议，研究的问题各个不同，但它们都能生产出会议副产生——能量，所以刺槐每天很辛苦、很忙。

蝌蚪把旋钮转向会场正前方，然后推大画面，这时，刺槐村长的光辉形象占据中央，他正慷慨激昂他说：“肃静！村民们，肃静！”刺槐的大桌子上有一台电脑，平常他很少用。现在，从他的姿势看，电脑似乎也打开了，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还不时看一下电脑屏幕。

“怎么样，我说有事儿吧？”蝌蚪得意地对伙伴说：“上次臭氧洞突发性扩大，我爸使过电脑，网络中心发出了急电。”

“还有那次杀人湖事件，也使过电脑。”田螺对杀人湖事件记忆犹新。是呀，湖里突然咕咕地冒出杀人气体，还能忘记？

村长只有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才摆弄电脑，这是信号！蝌蚪右手稳住调谐旋钮，兴奋地盯着屏幕。

“肃静！肃静！”刺槐再次向乱哄哄的会场吆喝，但是会场人声鼎沸依旧，他显然生气了，抬起汗浸浸的头站起来，举起拳头，使劲往桌子上一砸：“嘭！”的一声，这招挺灵，会场上的热闹声浪平息下来，从特殊的墙壁上也可以看出来，会场终于安静了，它随着减少了起伏的频率。平息过后的墙壁与普通墙的墙布几乎没有区别，只有用手细细摸，才能感觉它呈规律的凹凸，有粗糙的质感，极富弹性。

村民们在“嘭”响中纷纷中止了交谈，他们一个个直起脖子，望着他们的村长。刺槐圆而红的大脸盘上滚动着闪光的汗珠，他咽了口唾沫，高声告诉大家：“昨天晚上，咱们绿湖村楼飞进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东西……”

“……根据网络中心提供的信息，昨夜的确有一种生物飞到我们居住的社区……”

“…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目前还不清楚……”

刺槐村长的话被嘈杂的议论打断好几次，他断断续续他讲，会场下面人们则交头接耳，有许多人听到了怪声鸣叫，有的没听见，因此，听见的人便学给没听见的人听，学着学着，便走调了，会场上甚至响起了狼崽子的“嗷嗷”叫声。好在人们反正也分辨不出动物的叫声，便信以为真地越传越神。墙壁又起伏得很急促。

“静一静！静一静！”刺槐习惯地高高举起有力的拳头。

可是，没等他的拳头下砸，会场出奇地平静下来，村长昂起头，成了

很滑稽的定格动作。村民们的视线也随着村长注视的方向，转向天花板，并统一行动，由右向左转。

会场上似乎出现了一位指挥，他指挥着人们统一动作。

“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”田螺盯着屏幕，好像准备钻进屏幕里面去看个究竟。

麻雀急得哇哇叫：“哎呀，哎呀，快换镜头角度哇！”

这句话提醒了蝌蚪，他被突然出现的怪现象搞蒙了。经麻雀一提醒，才记起应该切换角度。他抓过鼠标器，提角度调到众人仰望的方向。

“哗——”三个孩子同时叫出了声。

一个美丽的飞禽在星形隐灯下盘旋，它舒展着五彩缤纷的翅膀和一身柔顺的羽毛，望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，像是想寻一角立锥之地。但是，它似乎找不到一小块属于它的安全岛，因此，它在轻缓地盘旋、盘旋，露出惊恐的神态……

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电视画面消失了，屏幕上只剩下渐渐淡去的余光。

“糟糕，停电了！”蝌蚪大叫起来。

“也许，也许是故障吧？”田螺焉不卿他说。

### 意外收获

多么令人焦灼的时刻呀！早不停电，晚不停电，偏偏在关键时刻停电，抹掉了最精彩的画面。太扫兴了。三个孩子沮丧得直叹气，一个个垂头丧气，叫苦连天。本想乘电梯上去，一转念，没电了电梯怎么使？只急得在屋子里乱转。

冷风机也停掉了，房子里渐渐热起来，这是少见的怪事。田螺一个劲儿地埋怨：“真是的、真是的，把咱们的自生电送过来不就成了！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，没见我爸在摆弄电脑吗？一定在与网络中心联系。说不定自生电还不够用呢。”蝌蚪擦擦额上的汗，着急他说。

麻雀见没戏了，乘机跑到厨房，寻了一块面饼，边走边嚼，她说：“也好，正好我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呢。”

说话间，来电了。冷风细微地送来阵阵凉爽，三个人舒了一口气，顾不上擦汗，一齐扑到电视屏幕前。这回怪了，任你怎样调整角度，都无法避开躁动的人头、会场上一片混乱，村长也不见了。简直就像水面上飘浮的一片葫芦，避开这个碰到那个。

尽管冷风机在正常运转，孩子们的头上仍然直冒大汗。

“不行，一定出事儿了！”蝌蚪说。

“那咱们上去看看？”田螺用袖子擦擦汗问。

麻雀小心地提醒她的朋友说：“没有村长的命令，咱们能去吗？”

“无非是尅一顿，”蝌蚪下决心说：“走，上去看看！”

跑到电梯口，发现指示灯不亮。田螺使出吃奶的劲按那电键，电键好像锈住了一样纹丝不动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麻雀伸出胖胖的大拇指，压在田螺的手指上，下死力气往下按。

“哎哟！”田螺疼得抽出大拇指，放在嘴里吮吸说：“有你这么狠心的吗？”

麻雀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，她好心换了个驴肝肺，委屈得差点儿滚出眼泪：“人家想帮帮你嘛……”

田螺翻翻白眼，还想回敬一句，被蝌蚪制止了。蝌蚪说：“算啦，别白费力气。一定是上面有意关了电梯，不让小孩子们上去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麻雀没了主意。

“只有走安全楼梯了，”蝌蚪左右望望说：“怎么样，敢不敢走？”

“不是敢不敢的问题，”田螺说，“安全楼梯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根本上不去的。”

“试试看嘛，”蝌蚪不以为然他说，“不试怎么知道。”

绿湖村的安全楼梯几乎是没派过楼梯的用场。最初，有些楼层的人偷偷放些杂物，其他人见无人过问，也学着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进去。村委会发现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，也下过命令让各家各户清理，可是谁听啊。再说时间一长，也分不清哪些是杂物，哪些是垃圾。到了后来，村里的孩子长成了大人，大人又生出了孩子，可是50层大楼却不见增高半分，住房要扩大，不要的东西又逐渐产生，弃之可惜，取之无用，那就堆在安全楼梯里吧。大家都这么想，安全楼梯自然名存实亡，堆放杂物变得非常理直气壮。

要从安全楼梯登上第50层，没有一点胆量是不可能的。孩子们一迈进安全楼梯的通道，迎面而来的热气和臭气差点将他们击倒。他们没读过一首古老的诗：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……”此刻，他们的每一步都比登天还难。

乱七八糟的东西堵塞了每一格阶梯，有时踩上去软塌塌的，怪吓人，似乎底下会冒出个意想不到的东西；有时一脚跨过去，却踩空了，栽倒在破篮烂筐之中爬不出来。七拐八拐，还没绕过两层。麻雀落在最后，她可怜巴巴地高一脚低一脚，忽然“哗啦——”一下，裙子被破铁丝勾成了个大豁口。小姑娘急得直拽裙边，又使不上劲，她只好哭出声来。

“呜——呜呜——”

两个男子汉见小姑娘在伤心抹泪，也只好返回来，七手八脚把破烂扔开，救出麻雀共同前进。

“真热啊！”一会儿功夫，三个人热得喘不过气儿来。他们虽然知道安全楼梯不供冷气，却也没料到会这样热。简直像蒸红烧肉一样，浑身上下无一处于的，可笑的是三张小脸，又红又脏，个个都成了唱戏的花脸。加上麻雀一哭，更是燥热难当。

“呜呜——我不上去了——”麻雀感觉自己坚持不了，她决心已定，不再迈步。

田螺胖嘟嘟的脸也憋得通红，他心里也想着打退堂鼓，和麻雀一样不愿再上，但又怕蝌蚪怪自己。犹犹豫豫，装着甩汗珠子，偷偷瞄瞄蝌蚪的脸色。

蝌蚪一脸的坚定不移。他硬气他说：“你们回去吧，反正我是要上去的！”

说着，蝌蚪一脚踢飞了那些破箱烂盒，把几个玻璃瓶子踢得“砰砰”响。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”，男子汉岂能自食其言！蝌蚪愤愤地想，力气也就平添了几分。

麻雀也打定了主意，她艰难地往回走，每走一步都吸吸鼻子，听起来像是抽抽嗒嗒的。

田螺夹在两人中间，上面的蝌蚪和下面的麻雀都盼望他站在自己一边，

他油然地升起一股自豪感，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。从内心想，他应该陪麻雀，麻雀是小姑娘，裙子又划破了，哭得怪可怜的，而且他自己也不愿意再吃苦。但是不能陪麻雀！无论从哥们儿义气，还是从美丽的飞禽考虑，他都该义无反顾地和蝌蚪并肩作战到底。假如他选择了前者，蝌蚪会怎样瞧不起自己呢？这样一比较，他心里便失去了平衡感。看看向上攀登的蝌蚪，又望望向向下摸索的麻雀，谁知这两个人竟像约定好了似的，谁都不看他一眼。开始产生的那一丝自豪感立刻消失了，忽然他觉得轻松了许多，不必瞻前顾后，也许谁都不需要自己吧。既然无所谓，干脆上去！不就是热吗？不怕！不就是路难走吗？也不怕！

麻雀偷偷看见田螺也上去了，更是抽抽嗒嗒得厉害。大概田螺听见了，他回头说了句：“麻雀，你自己小心点哦。”麻雀没答理，自顾自地往下走。一会儿功夫，她与两个男孩子的距离拉大了，走着走着，心里有点后悔，后悔不该遇到点点困难就后退，而且有些恨自己好哭。以后说不定他们有事不叫她，或者会瞧不起她的，本来她们就小瞧女孩子。想回头吧，又觉得不好意思；想继续往下走吧，又不甘心。这样一来，走得就慢多了。

就在这时，蝌蚪仿佛受到惊吓，他叫喊：“呀！呀呀！”随着田螺的声音夹在当中，“乒乒乓乓”一阵乱响，蝌蚪连滚带爬地从上面骨碌下来，田螺躲之不及，跟着哧溜个四脚朝天。麻雀不顾一切地奔上去，她的眼珠子瞪得贼亮贼亮。上气不接下气地截住两个飞人和一只飞禽，激动得连话都说不清了，只会结结巴巴他说：“瞧哇！瞧哇——”

蝌蚪的怀里搂着一团锦绣，五彩缤纷、斑斓夺目。在那一团锦绣之中，忽悠悠地伸出一个小小的脑袋，它顶着颤颤的花冠。睁着圆圆的眼睛，吃惊地四下张望。当它再次打量围着它的三个孩子时，惊恐的眼光减弱了许多，似乎平静了些。它让孩子们抚摸美丽、光洁的羽毛，用尖尖的喙回报孩子们伸过来的小巴掌，每个巴掌心都啄一下，算是相互打招呼，一一认识。

“可以肯定，它就是电视上出现的彩色飞禽。”田螺摸着它柔顺的羽毛，说：“没准儿他们正找它呢。”

“该叫它什么名儿呢？”麻雀问道。

蝌蚪搂住美丽的飞禽说：“先甭管它叫什么，咱们首要任务是把它藏起来，别让人发现了。”他用眼神示意田螺和麻雀，三个人头挨头，蝌蚪咬着他们的耳朵，如此如此他说了一番话。田螺和麻雀一边听一边直点头，任务的确很艰巨很秘密哟。

## 争吵不休

此刻，第50层的村委会大会场人声鼎沸，真好比是一大锅刚煮开的粥，到处沸沸扬扬，热闹非凡。男人们和女人们好像展开了竞赛，嗓门一个盖一个地高，见解一个比一个精辟。

身强力壮的麦子脖颈鼓胀着青筋，他沙哑着粗嗓门，大声嚷嚷：“我抓得好好的，你们非要争来夺去的，好啦，到手的美味飞掉了！就怪你们！”

蝌蚪的妈妈见人群中有人不满地交头接耳，便悄悄地拉拉麦子的衣襟说：“麦子，别再嚷嚷了，什么到嘴的美味，你看大伙……”

麦子不服气，他气鼓鼓他说：“本来嘛，古人说飞斑走兔。那玩意儿一定是斑鸠，可好吃呢！”

他的话引起一片喧哗，许多人表示惋惜，是啊，送到嘴边来的美味，竟让它白白地跑掉了，实在是可惜、可惜！也有人表示不满，特别是靠近刺槐的那几个人，他们小声地议论，摇头皱眉，表现出不同的看法。蝌蚪的妈妈刚好挤过他们的身边，她留心他们说的话，所以支楞着耳朵。

“不是好兆头哩。”一位豁牙的奶奶说。

“可不，听说夜里还叫来着，”另一位说话的是老爷爷，他经验丰富，说话带着分析成分，“对来路不明的东西还是离它远点好，我活了一辈子，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东西。”

“也许是凤凰？”豁牙奶奶疑疑惑惑他说，“不过听我死去的奶奶说过，凤凰是传说中的鸟，世上根本不存在的。”

“那你还说它是凤凰，”老爷爷想了想说，“我估计它是孔雀。对，一定是孔雀。”

哼，竟然有人想吃孔雀！”

蝌蚪的妈妈听到这里，忍不住插嘴说：“听说孔雀早就灭绝了，怎么会有孔雀呢？”

老爷爷正兴奋在自己的发现中，突然冷不丁来了个插话的人，他很不高兴，撇撇嘴装作没听见，爱答不理地望着天花板。豁牙奶奶也扫了兴，她不好意思不理蝌蚪妈妈，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便支吾地应付说：“谁知道呢，问刺槐吧。”

蝌蚪的妈妈觉得挺没趣，她讪讪地四处望，这时，刺槐村长恰到好处地给她解了围。

刺槐跃上主席台的桌子，一下子高高在上。他挥动着一双手，大声说些什么。可惜孤掌难鸣，人群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，几乎把他连人带声音都淹没了。蝌蚪的妈妈见丈夫如此辛苦，也忙着在人群中帮忙嚷：“安静，安静！”

几番呐喊，人声才慢慢平息。站在桌子上的刺槐跳到椅子上，他向大家报告最新消息。

“村民们，根据社区网络中心发来的最新信息，的确一飞禽于昨夜飞抵地球，它来自宇宙，但目前还没有查明具体来自哪一星球。不过，从我们村提供的资料分析，他们认为，这种飞禽可能是属于鸡一类的动物，也许是早已灭绝了的五色鸡。”

“鸡？”

“五色鸡？”

“不可能吧？也许是锦鸡？”

“决不会是鸡！”

刺槐村长的话引来议论纷纷，各种各样的议论都有，墙壁上的特殊材料不停地起伏，这一天的能量收集简直抵得上以往好几个月的总和。

“肃静！”刺槐村长的嗓子都喊哑了，他声嘶力竭他说，“大家注意，五色鸡昨夜在咱们村叫过，刚才大伙也看清了它的模样。可以肯定，它没有飞远，一定还躲在什么地方。网络中心要求，注意！网络中心要求咱们，只要抓住它，就报告中心，中心要活的……”

“什么，他们要？还要活的……”

“凭什么交给他们，门儿都没有……”

“又不是咱们偷来的，它自个儿飞到什么地方，管得着吗？”

“就是，咱们抓住它，留着熬汤喝！”

最后一句是麦子喊的，他示威般地对着刺槐喊。

刺槐村长听了这番议论，气坏了，他一拍桌子，怒目圆睁，扯着乌嗓子说：“谁敢乱来，我，……别怪我下他家的电闸、水阀！”

这一招还很灵，唬得几个刺儿头不再吱声。

几位中年人对刺槐的杀手锏很满意，他们大声他说：“太不像话了，动不动就熬汤喝，真是要不得！”

“时风日下，时风日下……”几个老年人更是摇头晃脑，深表感慨。

刺槐村长扫了一眼会场，只见人心涣散。那些主张熬汤的人见希望渺茫，便对美丽的五色鸡失去了兴趣，他们交头接耳说着值得关心的话题。其他的人被这得而复失的东西也没有多大的注意力了，其实，它就是那样闪耀了一下，现在究竟是飞跑了还是消失了，都是一个问号，争得这样面红耳赤，真是笑话。

会开到这个时候，刺槐村长觉得应该散会了，他干咳了几声，声音放柔和了些，对大家说：

“各位大叔大婶、各位兄弟姐妹，拜托大家散会后留意那五色鸡的去向，特别要和各户的孩子交待清楚。管好自己的人，看好自家的门！我就不信，五色鸡能从咱封闭式的绿湖村楼飞出去？”

他点了几位村委成员的名字，让他们留下来继续开会。

“好，今天关于五色鸡的问题暂时休会。什么时候开会，大家听候通知。”

蝌蚪的妈妈随着人流走出会场，她回头望了自己的丈夫，心疼地摇摇头。刺槐村长累得只剩下两个黑眼圈了。

## 围追堵截

诺大的会场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，刺槐村长加上四名村委，团团围在主席台的桌子前，共商有关下一步工作的大事。

“你们想想，假如飞来的是一只普通的东西，网络中心会留意吗？”刺槐村长启发自己的下属说，“我常常说什么来着，动动脑筋！好好动动脑筋吧！”

“你是说它很值钱？”五个人当中唯一的女士、分管调解邻里关系的苇子问。

刺槐摇摇头，他觉得这话问得不值得回答。年纪较大的副村长观察到这细微的动作，他想了想说：“我估计它含极丰富的营养价值。会上麦子和几个刺儿头嚷着要熬汤吃，也是冲着这一点。”

其他两个年轻的委员没吱声，他们猜不透刺槐留他们下来的真实目的，也不知道从天而降的飞禽到底是什么，所以保持沉默，静候刺槐的高论。

“嘿！说了半天，你们都没有触及到点上。”刺槐不无遗憾地压低了声音，“网络中心关注的事物，决不是一般的东西，它一定具有科学研究价值！”

这回轮到苇子女士摇头了，她说：“我还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价值呢。科学研究，与咱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有关系，”副村长接着她的议论，“要是抓住它，网络中心不能白要，咱们也不能白给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哈哈。”

苇子女士也乐了，是呀，绕来绕去，还不是值钱吗？

“就知道钱、钱！”刺槐不高兴了，“我叫你们留下来，难道就是想让你们知道它值钱吗？”

“那，你想让我们知道啥？”苇子不高兴他说，下半句没敢说出来，总不会是让我们白浪费时间吧。

理着平头的年轻村委开口了，他说：“村长，还是你说说清楚吧，免得大伙猜来猜去的。”

他的提议得到了另一位矮个子村委的同意，矮个子直点头表示自己的一致看法。

刺槐村长见启发无效，只好竹篮子倒豆子，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。

“网络中心发消息说它是五色鸡，咱们就相信啦，谁听过五色鸡这个乞儿？它从宇宙某个不明的星球飞来，鬼才相信呢？”刺槐诡秘地停下话头，悄悄观察大家的反应。

果然，平头村委发话了：“是你在大会场中间说的啊？怎么……”

怎么出尔反尔呢？刺槐笑了，他晓得大家都这么想，于是得意他说：“要不怎么说常常动脑、好处不少？告诉你们吧，根本没有什么五色鸡，就是鸡，家鸡！”

副村长生气地站起身，他觉得刺槐不该戏弄大家，便说：“越说越离谱了，我可没时间听你胡说八道。”说完便要离开会场。

矮个子村委一把抓住他，不让他离开。四个人中就数副村长年纪大，说话分量重，走了不好。不过，大伙倒觉得刺槐是过分了些，谁都知道家鸡已退化成了纯粹的肉虫，怎么可能与色彩斑斓的五色鸡攀亲戚？而且，现在的供应中心只给大家提供肉虫子，提起它就恶心、想吐，刺槐应该知道的，还偏偏那壶不开提哪壶。

刺槐一点都不生气，他料到大家会这样反应的。家鸡经过漫长的人工环境饲养，体内的生物钟彻底混乱，加上不需要羽毛避寒，不需要跳跃觅食，早已变成光秃秃的大肉虫子，刺槐还能不知道？但是毕竟他爱动脑筋，不轻易人云亦云，所以他能当村长。

“坐下，坐下，”刺槐乐呵呵他说，“听我说完嘛，听完再说有没有道理。”

副村长气鼓鼓地坐下来，心想，好，就听你发表谬论吧。

“我说它是家鸡，当然不是指大肉虫子，”刺槐申明自己的基本观点，以免影响大伙的情绪，接着说，“但可以说与大肉虫子也有点关系，起码是它们的祖先吧，我估计，这只家鸡是某个研究所的科研成果。现在，有报道说为了濒临灭绝的物种，人类正在加紧研究，用克隆技术复制出它们的祖先。没准儿这只五色鸡就是复制的结果。”

“哼！”副村长冷笑几声说，“可惜呀，可惜你的分析。就算你说得对，对极了，它是家鸡。我问你，家鸡会满天飞吗？”

另三名村委朝刺槐直点头，是呀，它就算是大肉虫子的远亲，也飞不起来啊，从电视里见过的。

刺槐村长对大家的浅薄实感痛心，他没有办法，又不能发脾气，只好耐心地诱导说：“古人说什么来着？‘鸡栖于树’，栖，休息的意思。鸡怎么上树去休息，飞上去的啊！”

还有，老祖宗有句话‘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’，鸡为啥要到桑树上面去叫呢？是人们抓它们、缚住它们吗？是它们自己飞上去的，自由在地飞上树。”

“哦。”苇子女士心服口服地点头，“这么一说，五色鸡还真的是大肉虫子的祖先呢。”

“还有，如果它真是某个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，那就涉及到物种的研究、涉及到地球生态的研究等等与人类生存相关的重大问题，岂是钱能估价的？”刺槐说到这里一脸的凛然，“更让我生气的是。有人竟说要熬汤！”

副村长小声嘀咕：“你并没有讲清楚嘛！”

“由于这是推测，”刺槐村长扫了副村长一眼，“更重要的是，我担心把推测说出来后，有人会不择手段地捕捉它，为个人牟利。所以才把大家集中，共商对策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矮个子和平头村委着急地搓手挠头，苇子女士也皱着眉头，使劲想办法。

“依我的主意，最好是我们五个人当中的人能抓住五色鸡。”刺槐村长说：“我们五个人毕竟可以代表绿湖村，抓到它之后，再与网络中心交涉。要是它落在几个刺儿头手里就难办了。”

“是呀，”苇子女士赞同他说，“神不知鬼不觉，真让他们熬汤吃了咱们还不知道呢。”

“如果五色鸡被我们抓到，下一步又该怎样呢？”平头村委问。

刺槐说：“咱们总该为绿湖村做点什么。我想，网络中心可以给我们申报一幅 50 层的大楼。现在村民们住得太挤，周围环境越来越糟，靠我们祖上留的钱只够眼前的开支，如果他们以一幢楼来交换，我看可以考虑。”

一直没出声的副村长对刺槐的话心存感动，他觉得这个年轻的村长到底还是想大事的人，也运转了自己的脑筋，他说：“要不再加上些条件，比如解决绿湖村 40 个招工指标？”

“40 个多了点吧？30 也行啊。”苇子女士补充道。

“总之，就算是五色鸡或者家鸡，总之它是非凡的希罕生物，咱们要利用这次天赐良机，为绿湖村挣上一笔。”刺槐村长说。

“天赐良机？”矮个子村委笑起来，“是天赐良‘鸡’哟！哈哈！”

“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我看有必要分分工，”刺槐对副村长说，“你说呢？”

副村长默许地点头。

“咱们总共五个人。每人承包 10 层楼，目的是捕捉五色鸡，”刺槐胸有成竹他说，“只要咱们完全彻底，它一定跑不了。”

“怎么才叫完全彻底呢？”苇子女士最怕承包活儿，要是大家在一块儿混还凑和，所以她把担心的话直率他说出来。

“我要重申的也是这一点。完全彻底，是指所承包的楼层的各个角落，注意每层每户的动静、特别是安全楼梯。”

“哎哟，安全楼梯可不好办！”苇子大惊失色他说：“那是垃圾间，又热，怎么完全彻底？”

“是个难题。”副村长也怵那个死角，他微微摇头说。

刺槐一脸的严肃，他说：“正因为难才把大家留来说这么多，难是难点，但只要肯出汗，我想还是可以做得到。想想咱们的交换条件，捕捉到它能给咱们带来多少好处？”

在诱人的假设面前，众人都不言语了。改善后代的生存条件；难道不是每个人必须重视的问题吗？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？

刺槐村长见自己的话打动了众人的心，便趁热打铁，把承包任务三下五除二地摊派下去。谁也没有再说半个不字，只有苇子女士在心里暗暗叫苦连天。

### 秘密转移

村委会的决定很快就让蝌蚪知道了。刺槐在餐桌上津津有味地重复村委会会议的内容，讲到得意之处，免不了神飞色舞，这样一来，他也没能注意蝌蚪的面部表情变化。

蝌蚪不敢有半点马虎，急冲冲地找了个借口溜出家。在麻雀家拍了好久墙壁，才把田螺召出来。蝌蚪知道，他们现在的行动第一个要提防的是田螺的爸爸麦子，其他人至少目前还没有提出熬汤的意见。

“你真是咱们的消息树！”听了蝌蚪报告的紧急情况之后，田螺和麻雀都对蝌蚪佩服得很，“咱们赶快把五色鸡换个地方吧？”

“听说苇子姨负责最上面的10层，咱们把五色鸡转移到第43层，怎么样？”蝌蚪提议说。

蝌蚪认为，把五色鸡转移到苇子姨管辖的范围比较安全，首先，她怕苦怕累，决不会像爸爸那样死心眼；其次，她也不怎么认真，即使为了交差到安全楼梯搜查，最多象征性的看一看就完了。

这是最理想的转移地点，三个孩子统一了意见，决定马上行动，有关细节问题，蝌蚪再三叮咛。

“咱们分开走、不要让人看见，还有……”蝌蚪如此如此交待一番。

麻雀空着手，乘电梯首先到第43层，她留意空空的门厅无一人，便闪进安全楼梯的通道。这些年来她是第二次踏进肮脏的安全楼梯，虽说有足够的思想准备，还是被扑面而来的闷热和酸败腐混合气味呛了个趔趄。她捂紧鼻子，低着头找可以下脚的地方。简直是寸步难行，不过她还是咬牙迈出了第一步。走出了第一步，麻雀顾不上捂鼻子了，她必须手足并用，要以最快的速度拣出一条路，一会儿两个男子汉都要来，他们都拿着东西。麻雀为自己能当上开路先锋而自豪。

还好，再努把力就可以拐到转弯处，那里有一个通风口。是伙伴们拟定的目的地。

不过，把“路”开拓到转弯处并不容易，障碍物大多，一大堆废旧电器夹在高的纸箱中间，把楼梯通道卡得死死的。麻雀只好一件一件地挪，一厘米一厘米地往前进。汗水巴嗒巴嗒滴下来，她感觉嗓子冒烟，浑身像是着了火一样灼热，喘一口气都要费好大的劲。好不容易接近转弯处，只见小山一样的杂物堆在面前，它们是一些破箩筐和旧农具，通风口也被遮得严严实实。麻雀仰头望望高不可及的杂物堆，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渺小。

她吸吸鼻子，有点想哭，但又忍住了，这回哭得再伤心也没人理的。

不容她多想，田螺抱着只大纸箱，磕磕碰碰地走进了楼梯间。一迈进闷热的通道，田螺就嚷：

“麻雀，麻雀，往哪儿走哇？”

“这边，这边，”麻雀答应着，赶紧清理转弯处的一块稍大面积的地方。

“纸箱倒是不大，这是绊它的东西太多，”田螺气喘吁吁地边走边说。

麻雀回头帮田螺放下纸箱，见田螺也和自己一样，浑身上下流着汗。

纸箱里发出“扑扑扑”声音，两个人蹲下来，交换一下眼色，把纸箱的一角掀开。

啊，多么美丽的动物呀。

五色鸡从纸箱中伸出它美丽的花冠，颤悠悠地探出小小的脑袋，大概它看见是自己熟悉的面孔，再没有流露出惊恐的眼神，只是从柔软的脖子里发出“咕咕”声，好像表示欢快的意思。

麻雀顺着它的花冠，摸摸它全身光洁、灿烂的羽毛，忽然想起奶奶珍藏的一件绣花披肩，五色鸡全身披挂的羽毛，比那丝光精品还要漂亮、还要精致。麻雀感叹不已，要是奶奶见到它，不晓得会不会联想起绣花披肩。

“咦，它在发抖呢，”麻雀摸着摸着，觉得不对劲，就告诉田螺。

田螺轻轻地摸它的背，真的，微微发抖。

“也许它害怕。”田螺猜想。

“也许生病了，”麻雀担心地盯着五色鸡说，“上次我发烧，就这样抖过。怎么办呢，要是它真的生病了怎么办？这里热得要命，我想它一定吃不消的。”

麻雀同情地絮絮叨叨说着，没留神又进来了一个人。田螺说：“蝌蚪来了。”

蝌蚪穿着背心、短裤，一只手拎着只袋子，另一只手提着沉沉的工具箱，吃力地挤进楼梯间。当他看见田螺和麻雀，就嚷嚷道：“热死了，热死了！”

“哎，什么东西这样沉？”田螺接过工具箱，问道。

“各种各样的工具呀，”蝌蚪边走边说，“我想没准它要在这里往上一阵子，得想办法改善改善环境。”

蝌蚪打开工具箱，真是应有尽有。小锯子、斧子、焊枪、电钻、电线、插座、螺丝刀、锤子……

“怎么样？这叫百宝箱。”蝌蚪不无得意他说。

麻雀拿起个储钱罐般的金属包说：“这是什么，扑满呀？”

“扑满？哈哈，”蝌蚪笑起来，“你以为五色鸡也攒钱？”

“问问还不行？”麻雀被笑得不好意思。

“等会儿就知道了。”蝌蚪故意卖了个小关子，对田螺说，“你过来，帮帮我。”

两个人在一堆废纸箱中翻出一台小小的老式冰箱，铁锈斑斑，已看不清它的原先颜色。

“不知道是谁扔的，我们借用一下。来，抬上来。”蝌蚪抓住旧冰箱的一头，示意田螺抬另一头。

田螺一使劲，“咣”，门掉下来了。

“这破玩意儿有用吗？”田螺怀疑地对蝌蚪说。

“省得我们拆门了，这样更好。”蝌蚪不容分说地抬起冰箱，田螺只好抓起另一边，两个人很轻易地把冰箱挪到转弯处。

“嘻，冰箱，”麻雀乐极了，调侃他说：“又不是冻鸡，要冰箱干吗？”

蝌蚪没有理她，他专心做自己的事。找出电源接头，熟练地接长电线，对田螺说：“往上走几步有一个插孔，你把它拉长，插上。试试它能不能用。”

大概有两米远的台阶，果然有一插孔。

“我插了？”田螺说。

“插吧，”蝌蚪后退一步说。

“轰！轰！轰——”打雷一样的巨响从小小冰箱里炸出来，吓得麻雀捂着耳朵一屁股坐在乱纸堆上。

田螺赶快拔下插销，吓得手忙脚乱。

楼梯间恢复了平静，只是这一折腾，三个人更是热得受不了。

蝌蚪把小冰箱翻了个个，很在行的说：“很不错，只要换一下压缩机就行了。”

“你行吗？”麻雀不信任地问。

“试试呗！”蝌蚪吃力地拧开一个个螺丝，他说：“我估计你们不收看趣味技能节日吧？”

麻雀摇摇头，她只对动画片感兴趣。田螺倒是知道有一个电视频道专门给孩子们设的，大概就是趣味技能。不过他宁可看枪战片、星球大战之类的。所以他们俩都帮不了蝌蚪。

蝌蚪只好依靠自己，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拆下压缩机。因为所有的螺丝都锈死了，搞一头汗，才算拆下来了。换上万能制冷机倒没花什么时间，就是麻雀说的“扑满”，它有非常好的制冷效果，可以设定温度以及控温时间，安装也非常方便，接上线就行了。

试机很成功，只有几秒钟，小冰箱里涌出了丝丝凉气，而且无声无息。三个人乐得直拍巴掌。

“搬家啰！搬家呷！”麻雀欢天喜地的说。

“把那边的大纸盒子拿起来，”蝌蚪说罢搬过一些旧纸箱，“咱们要给它选一个有空调的窝。”

三个人搬的搬、抬的抬。几块大一些的纸箱板和厚薄不等的泡沫塑料都集中起来，蝌蚪用工具刀将它们切割成长方形，再用细铁丝穿起来，固定在冰箱的外围。成型的方框比冰箱略大些，上面再盖上可以活动的泡沫板。与泡沫板接触的部分都裁成锯齿形，以供空气流通。

“冰箱的门还要吗？”麻雀问。

“不要了，这儿敞着好，不会让里面的温度降得太厉害。”蝌蚪解释道。

“真像一间小房子，还有院子。”麻雀指着冰箱前面的一小块空余地方说。

“现在，可以把它放进来了。”蝌蚪说。

田螺把五色鸡抱出纸箱，轻轻地放进白色泡沫塑料小房子里。蝌蚪重新接上电源，一盏小隐灯在无门的冰箱上方亮了，昏黄的光和丝丝的凉风同时洒满了“小房子”，五色鸡“咕咕”地左右走走，淡淡的金黄色光笼罩着它，五颜六色的羽毛上好像镀了一抹朝阳。

“多舒服呀！”麻雀用手伸进去，试试温度正适宜。

五色鸡惬意地“咕咕”叫，它肯定敏感温度的差异，现在的叫声听起来很脆、像是满怀欢喜。忽然，五色鸡周身一抖，满满一身羽毛全部抖开了，它慢慢地转圈、缓缓地收拢，五颜六色的羽毛在孩子们的眼皮下闪动着美丽的光环。

“啊，它在跳舞！”麻雀惊喜地告诉伙伴们。

蝌蚪和田螺看呆了，五色鸡真的在跳舞。它旋转着，时而抖动尾翼，时而张开双翅；时而扬起花冠，时而伸长颈脖。它变换着姿势、变换着角度，金黄的灯光下，五色鸡成了旋转的彩球。

孩子们不知道时间在流动，他们围在白色泡沫塑料小房子上方，观看

从未看过的优美舞蹈。这时，舞蹈家放慢了旋转的速度，它仰起高贵的头，每转到一个孩子面前，就停下来，微微点一下，直到三个孩子都点到为止。

“太美了，太神了！”麻雀不停他说。

“该不是做梦吧？”田螺喃喃地问自己。

这时，蝌蚪大叫一声，“哎哟，痛死了。”田螺使劲捣了他的大腿，疼得他哇哇叫。

“你干吗掐我？”蝌蚪呲牙咧嘴地质问。

“我想知道是不是做梦。”田螺理亏他说。

蝌蚪像不认识田螺似的瞪大眼睛，好半天才说，“那，那你也该掐自己呀！”

三个人都笑起来。五色鸡也“咯、咯”地，不知道是不是笑。

### 十万火急

蝌蚪推开家门就发现气氛不对。往常只要脏一点，妈妈都会大惊小怪地数落个不停，今天几乎成了煤核，妈妈居然不看他一眼。爸爸和妈妈说着话，互相望着，好像压根儿没发现他进屋一样。

也好，蝌蚪心想，既然你们不看我，那就“足底抹油——溜之大吉”。只要闯过封锁线，进了洗澡间，就没事了。他蹑手蹑脚地低着头，恨不得一步跨过爸爸、妈妈的视线范围。

刚刚接近洗澡间的门，就听见爸爸阴阳怪气的说：“咦，那是谁呀？”

“是啊，是谁呀？”妈妈也装模装样的问。

爸爸更来劲儿了：“走错门儿了吧？是收破烂的垃圾千金。”他好像是对妈妈说话。

“不对，不对，”妈妈纠正说，“应该叫垃圾王子。”

这要是在以往，蝌蚪决不会让他们奚落下去的，但今天不一样，任凭浑身长嘴，也说不清干了些什么才弄成这个模样。唯一的办法说是不回嘴，蝌蚪灰头灰脑地耷拉着脑袋，装着在外面受了委屈的样子，一下子溜进洗澡间。

温热的水从蓬蓬头喷射出来，淡蓝色的地面上立刻泛起一圈圈污黑。蝌蚪伸伸舌头，怪不得爸爸妈妈生气。

一会儿，蝌蚪洗好澡出来，看到爸爸妈妈没有像平常那样等他共进晚餐。心想，还生气呢。他不管那些，坐到自己那一份食物面前，狼吞虎咽大嚼起来。还别说，劳动就是能增进食欲。

“到什么地方野去了？”妈妈忍不住，打破了沉闷的空气。

蝌蚪使劲嚼着满嘴食物，脑子里不停地转，想一个什么话来搪塞呢。等嘴里有空余地方的时候，他的脑子也转出了回答。

“找五色鸡呀。”他偷偷望了望爸爸的脸色。

爸爸的脸上并没有阴转晴。

“找五色鸡，上哪儿找，和谁在一起？”妈妈没完没了地一句接一句问。

“我……”蝌蚪支支吾吾地，望望妈妈。

“冲你刚才那样的打扮、一定是找着了？”爸爸喝完最后一口汤，推开盘子不阴不阳他说。

蝌蚪心里“格登”一下，莫不是他们发现什么了吧？大人都长着八只

眼，无数事实证明了一点。这次事关重要，不到生死关头是决不能招供的，三个好朋友拉勾发过誓。

想到发誓时的庄严，蝌蚪的脑子清醒了许多，对，不能让他们把目标紧咬住自己，必须换一个话题。

蝌蚪故意不停的舔勺子，“吧唧、吧唧”，弄得让人心烦。

妈妈说：“怎么，没吃饱？”

“吃饱了。”蝌蚪说，“想睡觉。”

“玩累了呗。”妈妈慎怪他说，“到处找你，你找什么五色鸡，搞得我什么事情都没做成。说好了去麦子家的。”

蝌蚪暗自高兴，话题终于转了过去。

爸爸接着问：“田螺的妈妈好些了吗？”

“好什么，全身痛。”

“那她还上桌打麻将，”爸爸说，“依我看没毛病。”

“还说呢，她这毛病就得打麻将，比吃药打针还灵。”妈妈说着也觉得挺好玩，她笑着说，“开始还以为她是装的，可见她疼得脸都变了色，才晓得真有这样怪的毛病。”

“没听说过，别是中了邪吧？”

“麦子也这么说，”妈妈站起来边收拾桌子，边说，“他认定五色鸡的原汗原味可以大补，准能治好田螺妈妈的邪病，下决心要捉住它呢。”

爸爸听到这里，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

“他还说什么？”

“嘿，管他呢。他想捉就能捉住了？”妈妈见爸爸生气了，不想再往下说了。

“不行，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！”爸爸“霍”地站起来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妈妈紧张地问。

蝌蚪见状不妙也站起来夹在两人当中，这样可以随时拦住爸爸。

“干什么？”爸爸咬牙切齿他说，“本来是想给大伙儿换些好处，看来是换不成了。

既然他们一定要捉它熬汤，那还不如干脆，咱们自己熬！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，你也想吃五色鸡？”蝌蚪摇着爸爸结实的身体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是他们逼着我这样子的。既然他们眼里没有村长，那我也不必考虑他们。他们能吃，咱们为什么不能吃？”

“不，不……”

“等着吧，我一定要把它拎回来。两只鸡腿，你和你妈一人一只。”

“我不要！”蝌蚪放开爸爸，生气地嚷。

“不，不要？”爸爸也生气了，说，“不要算了，都给你妈！不吃白不吃。”

妈妈大概是怕爸爸莽撞行事招惹是非，吓得声音都变了，她劝道：“刺槐，今晚就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”

“明天？明天说不定都变成鸡汤了。”爸爸张罗着说，“立刻行动。你照常去麦子家，有什么情况赶紧和家里联系，最好拖住麦子，不让他们行动。”

“要不再找一个人去他们家打麻将。三缺一，麦子就走不了。”妈妈的眼睛亮闪闪的，显然满意自己的主意。

“对，麦子总不会扔下痛苦的妻子不管。”爸爸赞许地点头称是。看来妈

妈极能领会他的意图，还有独创性的发挥。

将计划安排好，爸爸便信心百倍地作捕获五色鸡的准备。他把一个柔软的金属丝网充足电，安装在中空的棍子顶端，一根纤细的导线穿过棍子与网套相联，微型开关刚好贴着棍子的下方，巴掌心稍稍一按，便可以操纵金属网套。

爸爸挥舞着一切就绪的棍子，那金属丝网稳稳地跟着甩，看起来像只薄袜子。

蝌蚪心里想，这样的东西能捕获五色鸡？

“可大可小，可伸可张！”爸爸对蝌蚪说，“试给你看一下啊。”

说罢轻轻一按开关，顺势一甩。好家伙，棍子顶那只“袜子”忽地一下金光四射，像鱼网一样张开，变得硕大无比。它把整个餐桌，包括几把椅子统统罩了进去。

“哈哈……”爸爸得意地大笑，说：“怎么样？开眼吧，没有什么猎物能逃得脱！”

蝌蚪呆呆地看着爸爸轻轻一收，纤细的丝网恢复成原状。他结结巴巴他说：“你准备用它……”

“是呀，”爸爸说，“现在就去。从一楼开始，一层一层地扫荡。我就不相信逮不住它！”

“你一个人怎么行？安全楼梯又脏又乱，而且又热，吃不消的。”妈妈担心他说，“要不我不去麦子家，帮你算了？”

“不行！”爸爸斩钉截铁他说，“你照样去麦子家，拖住他的行动。我一个人完全可以。俗话说，不入虎穴、焉得虎子。脏乱不怕，无非多花时间。别的没有，时间有的是。不过我要带上便携式空调机，安全楼梯的确温度太高。”

妈妈急忙拎出小巧的空调机，交给爸爸背上。

这时全副武装的爸爸样子很可笑，背上的空调机像战士的背包，不同的是背包平平整整，而空调机上布满了蜂窝状的气孔。手中的棍子要是换成长枪就精神了，顶端的网套怎么看都像只袜子。所以这身武装在蝌蚪眼里很别扭。

爸爸才不管这些呢，他说了声，“走了！”就真的去动真格了。妈妈跟着出了门，到麦子叔家执行爸爸布置的任务。

蝌蚪是他们都走了，跑步到自己的小屋，趴在床上拼命拍打墙壁，把紧急联络暗号发出去。

“砰、砰、砰！”

## 营救行动

三个孩子来到第 43 层安全楼梯，他们轻轻地揭开白色泡沫“房子”的“屋顶”，五色鸡发出一阵“咕咕咕”的欢叫声。看来它已经认识了自己的朋友，对他们的光临表示高兴。

“唉，它还不知道面临的危险呢！”麻雀伤感他说，“要是它能说话就好了。喂，你到底从什么地方飞来的？”

田螺说：“我琢磨它是有来头的，要是能把它转移出去就好了。”

“转移？”蝌蚪说，“怎么出得去呢。防毒面具都归我爸管，这一关就通

不过。”

“也是。”田螺点点头。

大伙都知道，村里有明文规定，防毒面具归村委会统一管理。一般不借给孩子，以防使用不当而带来生命威胁。没有防毒面具，根本无法在外面活动，空气中的有毒气体四处弥散，多少年来工业、农业、各行各业排放的废气，如氟、二氧化硫、碳酸气、氯气已达饱和状态，加上几百年积累的垃圾散发出的腐臭，越来越浓地污染着人们生存的空间。近百年来，臭氧层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，地球表面温度一再升高，昼夜几乎没有温差，四季也不再分明。没有防毒面具，外面的世界已寸步难行。

“要是能和我舅舅联系上就好了。”麻雀说。

“已经来不及了。”蝌蚪说，“你想哪，就算联系上了，总得把它送出去呀。”

贸然走出去，必定凶多吉少。

田螺打破沉默，他说：“咱们得赶快想法子。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。”

三个孩子商量了一下，打算分两步进行。首先的一步是平安度过今天晚上；第二步是麻雀尽快地与舅舅联系上。第一步迫在眉睫，五色鸡随时会鸣叫的，假如它的声音最初能惊动全楼的人，那么在安全楼梯搜查的刺槐村长一定会发现目标。三个人一致决定，先喂五色鸡足够的食物和安眠药，让它吃饱喝足睡深不打鸣。再就是用最快的速度给小白房子加上隔音板和伪装，以防不测。

喂食物和药片几乎不花什么力气。五色鸡快乐地吃着，还以为是什么美味佳肴呢。

麻雀见它吃得痛快，便问蝌蚪：“吃这药没事儿吧，你不会拿错吧？”

蝌蚪说：“怎么可能拿错，我妈妈每天晚上都吃，她睡不好觉，吃了药才能睡踏实。”

“那我一定要看见它打盹了才放心。”麻雀盯着欢蹦乱跳的五色鸡说。

“你就一直蹲在那儿看吧，”蝌蚪嘲讽他说，他拉着田螺，“走，咱俩找隔音板去。”

安全楼梯里真是应有尽有，人们在装修房子时，把那些剩下的、废旧的材料统统塞进这里，不光有板子、连水泥都有，不过水泥硬得像石头了。两个人分头找了些隔音板，都大小，零零碎碎的。

蝌蚪说：“没关系，反正用强力胶粘贴，多贴几次罢了。”

“那咱们就把它们搬到小房子旁边去。”田螺说。

两个男孩子在干活的时候，麻雀真的蹲在小房子旁边观察。

“怎样，它打盹了吗？”田螺问。

“没有。”麻雀说，“可是我觉得它想和我说话。”

蝌蚪笑了：“那还不好，你就问它话呀，让它告诉你它的家在哪里。”

田螺哈哈大笑起来，他觉得挺荒谬可笑的。

麻雀不高兴他说：“笑什么，你以为它不可能说话？其实它是会说话的，只是咱们不懂它的语言。”

“那不等于白说。”田螺帮着粘板子，边干边说。

“真是的。”麻雀不满田螺的议论，“你不懂，我舅舅说，动物的语言极丰富，它既有声音语言，还有色彩语言、身体语言……还有，还有……”

麻雀想，舅舅是怎么说的，以前没注意听，现在说也说不清。

蝌蚪问：“你舅舅在研究所研究什么？”

“好像是生物工程？不，生命工程？”麻雀含糊地回答，其实她的确不知追究究竟是什么工程。

“工程？”田螺一听又乐了，“研究所盖房子、造大桥哇。”

田螺一笑，把麻雀气得够呛，她再不吭声，一心一意盯着五色鸡，希望它快点打盹儿。蝌蚪在说话的时候，手一直没有停下来，最后的几块隔音板也粘好了。

“喂，来！你们过来！”麻雀眼睛盯着小房子，惊奇地招呼蝌蚪和田螺。

“看，它在于什么？”麻雀说。

淡淡的金黄色光线中，五色鸡趴在地上微微发抖，它的花冠变得通红通红。

“该不是吃错药了吧？”田螺问。

蝌蚪没吱声，他哪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？如果他是麻雀的舅舅，没准就知道了。

“它不会死吧？”麻雀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
田螺心里也是这么想，但还是有些怪麻雀说话不知轻重，所以就生硬他说：“尽胡说！”

两个人眼看又要争吵，蝌蚪指着五色鸡说：“你们别吵。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哎呀，从五色鸡茸茸的肚皮底下滚出一颗东西，一颗大大的椭圆形的东西，粉白粉白的还闪着亮光。

“蛋！”

“真的是蛋！”麻雀尖叫起来，“啊，它下蛋了！”

田螺挠挠头说：“真怪呀，我一直认为它是只公鸡。喂，你们听说过公鸡会下蛋吗？”

麻雀没理他，她一心想拿那蛋，又不敢乱动。只有蝌蚪歪歪脑袋想了想说：“我也以为它是公鸡。会不会是环境改变了引起变性呢？”

“有这种事？”田螺张着嘴吃惊地问。

“当然。我记得有一种鳄鱼、好像叫扬子鳄吧，决定它们性别的因素不是父母的基因，而是温度。严格地讲是孵化温度。34 和 34 以上的孵化，幼鳄全部为雄的；30 和 30 以下的孵化结果幼鳄全是雌的。但是没听说鸡也有这事儿。”

“现在环境这样糟糕，什么事情不会发生？”田螺忧心忡忡他说，“只要咱们不随着温度变性就行了。”

蝌蚪说：“那倒不至于。人类历经沧桑，什么样的环境没经过，要是那样脆弱，还能保持今天的状态。”

“这话我爱听。”田螺说，“多少物种都被人类淘汰了，咱们真是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
“也不能过于乐观，现在咱们不是都缩进房子里面来了吗？连这只可爱的动物都保护不了。”

联想到眼前的五色鸡，孩子们马上记起了肩上的重任，怎么能在这里聊天呢。

田螺对麻雀说：“五色鸡在干吗呢？”

麻雀一直在观察，她说：“你看，它好像想把蛋拨出来。”

五色鸡用翅膀拨弄那枚蛋，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婴儿一样，很温柔。忽然它用力一拨，那蛋转着圈儿，五色鸡显得很着急的样子，仰起头望着孩子们。

“是不是叫咱们收起蛋？”麻雀小声说。

“可能是。要不咱们试试看。”田螺伸手轻轻地拾起蛋，“哟，还是温温的呢。”

“我摸摸。”麻雀摸了一下，“真的。”

就在这时，五色鸡拍拍翅膀，一下子跃上纸箱，它“咕咕”地叫，不安地望望这个，又望望那个。

“它在和我们说话呢。”麻雀弯下腰，“可是我们不知道你说什么。”

“我们会好好地保护你的蛋，”田螺摸着蛋壳说，“你放心好了。”

奇怪，五色鸡似乎听懂了田螺的话，它伸长脖子，朝着田螺“咕——”一叫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“太有意思了。”蝌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低声说，“太奇怪了，难道你听得懂？”

五色鸡拍打翅膀，“咕咕”地叫着，做出要飞的样子。

“你想飞走，是吗？”蝌蚪问。

“咕——”五色鸡长长地应了声，不停地原地拍翅膀，换动站立的地方，很焦急。

蝌蚪四下望，自言自语他说：“从什么地方能出去呢？”

五色鸡伸长脖子，向上仰视，麻雀随着它仰视的方向看，那里有一个通风口，但被乱七八糟的东西拦住了一大半。

“从那儿也许可以出去。”麻雀指指通风口说。

还没等两个男孩答应，五色鸡倒是“咕”了一声。孩子们这回明白了，它一定是从那里飞进来的，知道怎么能出去。

麻雀负责保护五色鸡和它的蛋。两个男子汉则动手搬运堆放的杂物。

麻雀捧着蛋指指点点：“这里，田螺，这里有根棍子，用它来撬……；那里，站在上面可以了……”

五色鸡和麻雀并排站着，它的爪子牢牢地抓住楼梯的栏杆，一声不吭地看着孩子们干活，直到通风口彻底扒开，无遮无掩的时候，它发出了欢快的“咕咕”声。

“哈哈，咱们成功了！”三个人都开心地笑起来。麻雀很想拍手笑，但是她的手心捧着蛋，影响了她的欢呼行动，只好原地蹦跳了几下。

告别的时刻到了，五色鸡低下了头，花冠在灯光下微微颤动，褶皱生辉。过了一会儿，它终于抬起头，用恋恋不舍的眼光望着每个孩子的脸，展开双翅一跃，如美丽的彩虹一样，从孩子们的头顶上闪过，消失在通风口。

“再见，再见！”三个孩子的心里充满了祝福，如释重负般地舒了一口气，起码它可以逃脱今夜的搜捕了。但是外面的情况同样险恶，它能突破重围吗？也许它把蛋留下来是有目的的吧。莫非它作好了最坏的打算，留下蛋，不就留下希望了吗？孩子们胡思乱想的，也理不清头绪来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定要把蛋保存好。也许有一天五色鸡还要回来的。

三个人一致通过，五色鸡的鸡蛋归麻雀保管。理由很简单，首先，麻雀是唯一的女孩子，女孩子天生仔细，保管鸡蛋这样的细活非她莫属；第二，麻雀家人口简单，她和奶奶两个人过，不像蝌蚪和田螺家，复杂且危险。麻雀获得朋友的信任和重托，心里乐开了花。

麻雀捧着蛋，轻手轻脚地回到家时，奶奶已睡下了。她心里一阵欢喜，免去了许多解释，她在奶奶屋里找了个盒子，倒出里面的东西，垫上雪白柔软的一层丝棉，这才放心地把蛋放进去。

多不容易啊，这枚蛋。麻雀在灯下看蛋，怎么看都看不够，它静静地卧在雪白的丝棉上，非常可爱。看着看着，麻雀觉得它粉白的壳上粘了点灰褐色脏东西，使用手轻轻地擦了一下，似乎很牢擦不掉。麻雀不甘心，她用小手蘸了点水，点在灰褐斑点上。

这一下可了不得。“刷”地一下，蛋壳全变了色，整个地褪去了好看的粉白，换成了灰褐灰褐的斑斑点点，表面凸凹不平。

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麻雀沫着眼泪急得直转圈，“他们一定会怪我的，怎么办呢？”

后悔死了，要是不用水蘸一下就没事了，真是多事！麻雀一边抽泣一边埋怨自己。

当她在屋子中央转到第九个圈子的时候，便强迫自己趴在墙角用力敲墙壁，“砰！砰砰！”“砰！砰砰！”

接到暗号，蝌蚪和田螺飞奔进来，他们俩都以为蛋打破了，听了麻雀的报告，才知道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灯光下，五色鸡的蛋的确面目全非，麻雀生怕他们责怪，一声都不敢吭，可怜已巴的样子。

“也许这才是它的本来面目。”蝌蚪安慰麻雀说，“它能起变化，决不是你用水蘸的结果，不蘸水或者在灯光下暴露时间太长，也会变的。”

听了蝌蚪的话，麻雀心里好受多了。她递给蝌蚪一只放大镜说：“我用这个看了一会儿，你们看吧，上面都是坑坑洼洼的。”

蝌蚪接过放大镜，对准鸡蛋壳，不错，放大的斑点更清晰了，它们有的比较集中，有的比较分散，的确是坑坑洼洼。

“让我看看，”田螺接过放大镜，将蛋转来转去地看，“我觉得这些坑坑洼洼分散得很奇怪。你们注意到了没有？蛋的大头和蛋的小头有明显的区别。”

蝌蚪说：“这到没留意。你看仔细点，讲给我们听。”

蛋只有一枚，放大镜也只有一个。没法同时看，三个人只好轮流看。麻雀把桌子上的东西收走，将学习电脑挪开一点，腾出地方来观察鸡蛋。随手将一块类似电流表的东西放入盒子里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蝌蚪从未见过这种仪器，便问。

“我奶奶治病的仪器。刚才为了装蛋，用了仪器的盒盖。”麻雀顺手把它放在电脑上。

“能治病吗，治什么病？”蝌蚪对什么事情都好奇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麻雀摇摇头说：“不清楚。反正奶奶毛病多。用这根橡皮带缠在胳膊上，心跳、血压、都能测。”她想了一下补充说，“好像还能出心电图、脑电图。”

蝌蚪拿出来看看，也看不出名堂。心想这玩意挺不错的。

“别看那个了，”田螺说，“快看这里吧，我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”

蝌蚪放下奶奶的仪器，接过蛋和放大镜，田螺站在一旁若有所思他说：“哈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地形图。和地理书上一模一样。”

麻雀急得直叫：“我看看，在哪儿呢？”

蝌蚪凑在灯底下，细心地转着蛋。田螺挨着他说：“看小头，喏，这儿，是不是起伏的山脉……”

“有点像。”蝌蚪继续转，放大镜下的点状果然有规律，“那这里倒像是河流了……”

“让我看一下嘛！”麻雀说着都准备抢了。

蝌蚪把蛋和放大镜递给麻雀，对田螺说：“太奇怪了，得仔细观察，没准还能看出别的东西。”

麻雀转动着蛋，放大镜沿着转的方向，慢慢地挪向大的一端。转着转着，麻雀惊叫起来，她说：

“啊！我知道了。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

麻雀放下手中的东西，“哗啦”一下拉开了窗帘，关了灯。满天的繁星跃入孩子们的眼睛，它们组成美丽的图案，一组一组都在眨着神秘的光芒。

“蛋壳的大头，是星空的图像！”麻雀激动他说。

蝌蚪和田螺只顾看蛋的小头，还没来得及看大头。不过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相信麻雀的观察。现在关了灯，也没法看，田螺把蛋捧起来，生怕黑灯瞎火地给打破了。

“快看！”田螺小声叫起来。他手心中的蛋忽然闪光了，灿灿地满满一捧，像是捧起了一手细碎的金子。

太令人兴奋了。蝌蚪和麻雀分别依着田螺，三个人小心翼翼地托着闪着金光的蛋，站在窗前期待着出现新的奇迹。

忽然，田螺的手心中有一部分特别特别地亮，它跳动着，变成一束金光直射出窗玻璃，飞速隐入浩瀚的星空之中。这时，幽深的天穹，有一颗星忽闪忽闪地眨了几下，其他的星星便黯淡了，惟有它越来越亮，放射出五色光芒，把整个天空都镀上了神话般的色彩。

孩子们惊奇地张着嘴，眼睛都不敢眨，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。

空中的光束突然变成了亮绿，一道一道地泻下来，长长短短的如竖琴的琴弦。捧蛋的田螺慌了，他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捧着蛋。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害怕的滋味。容不得他多想，手里的蛋也放射出一道一道幽绿的光。

这时，天上、地上隔着落地窗的巨大玻璃，光影相接，如梭如织，如倾如诉。

孩子们都看痴了，特别是麻雀，她心里涌起一阵一阵感动。

蝌蚪灵机一动，要是能把这光波记录下来多好哇！他想起了奶奶用的仪器。既然可以测试心电、脑电，那能不能测试光电呢？

“田螺，你别乱动，”蝌蚪说，“麻雀，你来帮我。”

麻雀在蝌蚪的指挥下打开电脑，塞入光盘。蝌蚪则迅速找到奶奶仪器的主要导线，一头插入电脑，另一头是橡皮带子，很长，上面有许多突起，他把橡皮带贴在蛋的边缘。

这时，电脑立刻响起“吱，吱”声。“很好，非常好！”蝌蚪站在田螺旁，稳住橡皮带子，麻雀则守着电脑，看着出纸口翻出一条长长的卷纸。

时间分分秒秒地滑过去了，孩子们的手酸、腿麻、来来回回的亮绿晃痛了眼睛，但他们仍在坚持、坚持。直到交织的绿光渐渐消失，天空又恢复了繁星闪烁的原样。

“啊，累死了！”麻雀伸伸腰，电脑停止了“吱吱”声，她拧亮了灯，“哎呀，你们看，出了这么多卷纸。”

电脑旁边，狭长的卷纸从桌子上高高堆起，并一直拖在地上。田螺把蛋放入盒子，大家看到，那蛋再没有变成粉白，它仍然灰灰褐褐、坑坑洼洼的。

“纸上都是什么图案呀，”田螺展开卷纸对蝌蚪说，“弯弯曲曲的。”

蝌蚪收拾好仪器，交给麻雀说：“别把奶奶的东西弄坏了，”便凑过来看卷纸，“好像是波谱，医院里见得最多。”

“波谱？”田螺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怪名词。

卷纸上，记录着忽高忽低的波状条纹图案，有时平缓、有肘尖锐。它们弯弯曲曲连成绵长的曲线，总的看像是起伏的山峰和流淌的溪水。这就叫“内行看门道、外行看热闹”。三个孩子横看、竖看、倒过来看全一个样，虽说一点都不懂，但已触摸到了它透出来的神秘和深奥。

田螺灰心丧气他说：“白忙乎了半天，这是谁也不懂的天书。”

“我不这样认为，”蝌蚪神平卷纸说，“既然用咱们的仪器。电脑能记录下来，说明可以读懂的。只是咱们没有找到方法。”

蝌蚪的话提醒了麻雀，她说：“奶奶说过波谱是最有效、最简单的语言。每一种波型都有它独立的含义，它们组合起来，就是完整的意思。”

“奶奶真的是这样说的？”田螺来劲儿了。

“是舅舅送仪器来时告诉奶奶的。”麻雀回忆起来了，“舅舅可耐心呢，他告诉奶奶怎么使用、怎么解释，不过我没留心听，当时也不知道现在要用。”

田螺一拍大腿，说：“把奶奶叫醒，请她认一下不就成了！”

麻雀赶紧摆手：“不行、不行，奶奶身体不好，咱们不能惊动她。”

“不能惊动奶奶，再说还不知道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，”蝌蚪说，“麻雀，你想想，平常奶奶是怎样读这些波谱图的？就这样看，还是借助电脑？”

麻雀想呀想，她的头都想痛了，唉，谁让自己平常对什么事都不留心呢？她走来走去，不小心碰了桌子上的电脑导线。

“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奶奶有一张缩微光盘！”麻雀尖声尖气地说，“对，她在电脑上读过，读过她的东西。”

蝌蚪和田螺也高兴了，这不就是找到了一线希望吗？两个人催促麻雀：“那，那你去找一找，把那光盘找出来呀！”

麻雀被催得一溜小跑，她跑进奶奶的卧室。

## 破译密码

“拿来了？”蝌蚪问。

“嗯。拿来了。”麻雀小声说。她把一张薄薄的光盘插入电脑，驱动器发出“吱吱”的读盘声，麻雀熟练地敲击键盘，屏幕上出现了一行行提示。一会儿，响起了古筝的拨弦声，屏幕上出现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爷爷，他身着宽松的白袍白裤，足蹬软底白色布鞋，双目微合，双手作运气动作。音箱发出：

“准备——吸气——

放松——意守丹田——”

麻雀叫了一声：“哎呀，怎么是这个！”“啪”地关上了电脑，无比歉意地退出盘。

“一定是拿错了，把奶奶练功养身的光盘拿来了。”蝌蚪说罢接过光盘，笑起来。

上面明明写着：中华气功。麻雀慌慌张张没注意，蝌蚪和田螺更没留意。大伙儿都笑了，麻雀不好意思的咯咯笑个不停。

田螺说：“别笑啦，再去找找吧，这回仔细点。”

一会儿功夫，麻雀笑咪咪地跑进来，说：“这回错不了，是奶奶找给我的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蝌蚪问。

“没什么，我把奶奶吵醒了，奶奶硬要爬起来找。”麻雀诡秘地一笑说：“我说想学习学习，奶奶还不支持？她还教我怎么装纸、怎么操作呢。”

“奶奶真好。”田螺接过光盘，仔细瞅那上面的字，读出了声，“波谱解法。”

蝌蚪一听乐了，说：“太好了，就是翻译呀。”

三个人七手八脚地把狭长狭长的卷纸整理好，麻雀按照奶奶说的步骤，细心地找到最开始的部分，平平整整地送进电脑输入口。做好这一切，再把光盘放进去。这时，三个人都有点紧张，麻雀往后缩，她不敢操作。

“你的电脑，当然由你操作最合适。”田螺说。

麻雀直摇脑袋，“别，你们俩谁上都行，我刚才都吓怕了。”

“那，田螺上吧。”蝌蚪倒是真心实意，他觉得这次的操作挺神圣的，说不定将来会载入史册呢。

田螺也往后退，他说：“我是出了名的毛手毛脚，不敢当、不敢当。蝌蚪，你也甭推，你上吧。”

“对，对，蝌蚪上。”麻雀说，“我负责看好输入口，保证卷纸不打折、不卡纸。”

蝌蚪被两位朋友按在操作椅上，他担负起人机对话的重任。感到朋友的信任沉甸甸的，他郑重地打开电脑，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，按照提示，一步一步操作。

屏幕上一圈一圈五颜六色的光环在翻转，蝌蚪不停地敲击键盘，调出菜单，翻到主目录一栏。三颗脑袋一齐凑在屏幕前，生怕漏掉了该查的条目。

“瞧瞧这条，”田螺指向“光谱”说。

“啪——”键盘响了一下。

“很好。”蝌蚪说：“注意子目录。”

重重叠叠、一行一行，全是陌生的名词。要分辨哪是他们需要的条目，真是太难了。

“激光！”三个孩子同时叫道。

蝌蚪把光标移到三个人共同认可的“激光”，确认后，对麻雀说：“注意走纸。我要打开同步键。”

“F1+Q”麻雀说，“OK！”

蝌蚪注意分辨字母键，又对田螺说：“你关注屏幕，重要的地方提醒重读。”

此刻的蝌蚪颇有几分小指挥官的模样，他镇定自若地吩咐左膀右臂。

“注意了，开始！”

一声令下，电脑“吱吱”响起来，输入口也“沙沙沙”地走进狭长的卷纸，速度不快，从输出口可以看到，出纸很慢。也许是翻译的缘故，卷纸进去之后，解读盘好比是一部浩如烟海的词汇库，要从里面碰撞出相同的波谱，并翻成相应的文字，当然需要时间。知道这一点之后，着急是没有用的。三个孩子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们静静地盯着屏幕。

好不容易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又一行字，好像是一组一组的对话，孩子们看不懂。

“一个久远的故事。”麻雀比较敏锐，她说，“我奶奶就爱这么讲：从前，很久很久的时候……”

蝌蚪耐心地看着，他发现更多的是一些名词，对话的一方似乎查询什么，另一方则告诉它查询的结果。这些名词堆砌在一起，就像词典一样，再观察了一会儿，发现它们有一定的规律，有些是专门罗列动物名词、有些全是植物，还有一些是事物。大量的词汇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涌出来，简直让人目不暇接。

田螺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，难道又拿错了光盘？”

“决不会错的！”麻雀申明说。

“不，光盘没错。”蝌蚪坚信这一点，“这上面好像是查找一些东西。你们看，每一部分的开头和结尾都差不多。”

蝌蚪示意麻雀，他要“重读”一部分给大家看。

“诺，这里，”他指指屏幕：“这一部分是动物，动物，我们都不熟悉，但它分得很细，似乎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游的……总之分成了各种不同的类别。”然后他翻了一页屏幕，“看，这里写的什么？查无此类动物，明白了吗？”

田螺摇摇头说：“不明白。”

麻雀想了想说：“我倒是明白一点，可又说不清楚。”

蝌蚪说：“依我看，这是一份调查，非常详细的调查。”他按了一下翻页键，屏幕滚动起一页一页，非常多的词汇。

“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”田螺问。

“这正是我的疑问。”蝌蚪敲着键盘，他说，“假如全是词汇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？”

田螺打了个哈欠：“我困了，真想睡觉。”

“换了！”麻雀叫住蝌蚪，“快，我觉得前面翻过的不是词汇，你翻回来看一下。”

蝌蚪忙退回到前页，放慢击键的速度，果然，屏幕上是一行行完整的、可以读得懂的句子。

“亲爱的孩子们：你们好！”

“一封信！”三个人惊喜他说，“是给我们的吗？”麻雀小声地问。

两个男孩没吭气，他们接着往下念。

“首先，请你们接受来自宇宙大家庭的谢意和敬礼。这些天来，你们用善良、勇敢和智慧搭救了一只美丽的飞禽，使它免遭罹难，并顺利地产下了一枚蛋，也许你们还不知道，它是派往地球执行任务的宇宙调查员，而你们千方百计保管的蛋则是一份高度浓缩的地球调查报告。

“孩子们，从调查报告的资料看，地球上的情况很不妙，就宇宙的法则

来判断，它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。对于失去存在价值的天体，宇宙大家庭很容易对它实行判决，这是非常简单的事。你们对陨石、流星不陌生吧？它们在一瞬间便变成了粉末，消失在浩瀚无涯的宇宙中。”

三个孩子读到这里，惊恐地望着屏幕，个个背上都冒着冷汗。蝌蚪忘掉手的动作，不知道该不该往后翻页。

田螺在键盘上敲了一下，屏幕上没有文字，只是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宇宙线，无数天体在漆黑的背景中滚动，形状怪异，有的外观非常狰狞，布满了一个个深邃的黑洞。忽然，流星雨光怪陆离地划开可怕的黑暗，霎时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屏幕上出现了一片空白。看来写信的人是为了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，故意安排一个小插曲。蝌蚪颤抖的手指敲击了键盘。

“亲爱的孩子们，这不是你们的错。人们曾经在地球上拥有过无比美好的家园；但是经不住考验的人们在诱惑面前失去了理智，他们过度挥霍，把昨天和明天忘得一干二净，于是乱砍乱伐、滥捕滥杀，拼命制造污染来破坏生存的空间，多少珍贵的物种被逼得绝灭……”

“唉，说这些已经太晚太晚了……”

电脑屏幕再次一片白光。孩子们倒吸一口凉气，想看又害怕看，紧张得喘不过气儿来。还好，白光闪了闪，信又继续进行：

“这次派往地球的宇宙调查员，差点儿成了人类的腹中物。足以证明调查报告上的内容真实可信。本来，地球再也得不到宇宙大家庭的宽恕，它已经令大家庭太失望了。

等待它的是你们刚才看见的景象，被逐出宇宙大家庭。但是，大家庭没有忽视一个小小的细节，那就是你们三个人的拯救行动，你们的善良、勇敢和智慧让我们看见了希望，那就是地球上还有没有被污染的东西。

“你们也许可以使地球重新走入宇宙大家庭，用你们的全部努力迎接严峻的考验吧。

“好好保存那枚蛋，它记录的是地球人曾经拥有的家园。”

“再见，亲爱的孩子们。”

“读完了。”蝌蚪说：“全部读完了。”

屏幕上只剩下一片白光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## 任重道远

五色鸡的风波在绿湖村渐渐平息了，许多人早已淡忘了那光彩照人的一幕。它出现与消失同样短暂，有的人甚至还没有看清它的模样，过了一阵子，连有关它的话题都不大被人提起。

惟有刺槐村长，他心中塞满了疑窦。每当他抚摸身上未愈的伤痕时，总会恨恨地骂上几声。为了捕捉五色鸡，刺槐村长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，那天，他从一楼一直折腾到第 50 层楼，衣服全部划成了碎片，除了发现一台可疑的旧冰箱之外，他只获得了满身尘土、遍体擦伤，就连五色鸡的一根羽毛都没有找到。他连累带气，一病就是三天三夜。

他认定麦子先下手力强，认定可疑的旧冰箱是麦子留下的“窝点”，派蝌蚪的妈妈侦察过好几回，始终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，但这并不能使刺槐村长快乐起来。

麦子和他那一帮刺儿头压根儿不知道这一切，他们照样嘻嘻哈哈，他的妻子仍然需要摸麻将才能止痛，这些事实完全可以从侧面证明“鸡汤计划”“泡汤”了。然而，刺槐村长认为凡事并不简单，他奉行透过现象看本质。五色鸡得而复失的事实无数次提醒他，可怕的敌人是那种藏在自己营垒中、不被认识的人。所以，当他见到麦子时，常常脸露不悦。

好在绿湖村这样的事发生得不多，好在与刺槐村长作对的人也不多。否则，村长的日子不好过，村民的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。正因为如此，绿湖村依然平静如水，日复一日的会议，总是热情洋溢、热血沸腾，能源不足的问题完全可以从大大小小的会议自生电中产生出来。

这天，又该是孩子们集中活动的时间，蝌蚪、田螺、麻雀和许多孩子一起涌进村委会大会场，他们翻跟头、竖扬权、蹦达、打滚、闹得不可开交，墙壁、地板上的能量转换装置处在饱和状况。大家没怎么注意，不管玩什么，蝌蚪，田螺和麻雀总在一块儿“扎推”。

蝌蚪翻跟头，田螺也接着翻，麻雀跑过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笑：

“你们俩真像皮球，哈——”

两个男子汉见有人笑，就不翻了，麻雀说：

“不表演了？那好吧，过来。”她招招手。

每当麻雀用这样鬼鬼祟祟的神态说话的时候，一定是有事儿。蝌蚪和田螺拍拍身上的灰，坐在麻雀旁边。

麻雀悄悄他说：“嘿，我舅舅发来了电讯。”

“说什么，怎么说？”田螺急切地问。

蝌蚪拉了他一把说：“听麻雀的嘛。”

“哎哟，我也说不清。”麻雀咬咬嘴唇说，“干脆咱们溜吧，到我家去看。”

蝌蚪望望四周，没人注意他们，大家玩得正开心呢，一个个红光满面，兴致勃勃。

“那好吧，咱们走，”蝌蚪小声说：“当心别让人发现了。”

麻雀先走。田螺翻了好几个跟头，快到门边时才停下来，装着揉手腕的样子慢慢吞吞地溜出大门。蝌蚪站在一圈孩子堆里，饶有兴味地看两个孩子比试拳腿功夫，他俩一招一试还像回事，看得人直拍巴掌。蝌蚪也拍了两下，转身走出了活动室。

三个人的急切心情还是为了那枚蛋。几天前，麻雀的舅舅回来看奶奶，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就让麻雀把有关蛋和鸡的事情告诉了舅舅。

不知道是麻雀没讲清楚、还是事情本身太奇离，总之舅舅是不相信的。不相信也罢了，偏偏他还摸着麻雀的头说：

“好孩子，你一向不说谎的，怎么编起故事来哄舅舅哇？”说完哈哈大笑，不当回事。

当时，麻雀只晓得急得跺脚，思想斗争十分激烈，最后，她还是拉着舅舅到自己的小屋，关上门，神秘地拿出那枚蛋。

“看，就是它。这回该相信了吧。”

舅舅一看，哈，不是普通的蛋。再一看，呀，眼镜差点掉地下了。他从来没见过如此难看的蛋壳，的确，上面有说不清，道不明的故事，坑坑洼洼、麻麻点点，像是历尽沧桑一样，蒙受着不尽的苦难。

“奇迹！真是奇迹！”舅舅摘下眼镜，几乎贴在蛋壳上看，“不过，这样是看不出名堂的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麻雀问。

“恐怕要带回研究所去研究研究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。”麻雀伸手就夺，“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”

舅舅让麻雀叫来蝌蚪、田螺，舅舅说：“没有设备，我也不可能弄清这上面的内容。

你们看怎么才好。”

三个人商量了一下，认为舅舅是可以信任的人，他也是唯一可以帮他们的人。三个人分别与舅舅拉拉小拇指，并敲定了合作的原则。舅舅笑得直不起腰来，但还是一丝不苟地答应了他们的条件，比如要保证蛋的完好无缺；保证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；保证随时通告研究进展；保证……

几天过去了，舅舅终于有了研究进展，三个好朋友怎么还能耐心在活动室翻跟斗？

下了电梯，蝌蚪闷着头往麻雀家冲，不小心与人撞了个满怀。

原来是麻雀的奶奶，她没站稳，连连后退，蝌蚪一把扶住她，很不好意思他说：“奶奶，对不起。”

“这些孩子，个个冒冒失失的，”奶奶神袪衣襟说，“今儿怎么回事，都像着了火一样。”

“奶奶，您没事吧？”蝌蚪问。

奶奶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正准备去串门呢。”

“那，您走好。”蝌蚪说完，伸伸舌头跑开了。

一到麻雀的小屋，看见田螺正在电脑前等他，麻雀关上门说：“快点。磨磨蹭蹭的，就等你呢。”

麻雀接上电子信箱，将储存的信息调出来。这时，屏幕上出现了舅舅的信：“麻雀、蝌蚪、田螺：你们好！

这几天你们等急了吧？首先告诉你们的是好消息，我已经找到了蛋壳上储存的文件，以及复制它们的办法。”

读到这里，孩子们不禁欢呼起来，这意味着他们也可以亲眼看一看那些文件的内容。

“往下看，往下看。”田螺说。

“不过，由于它是用特殊方法缩微的，信息量非常大。目前已经用了至少 100 张软盘，但仅仅复制出了极小的一部分，由于它太丰富，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。另外，如果软盘供应不上的话，也会影响复制的进度。

“顺便说一下，从复制出来的内容看，它有几个特点，一是信息量大；二是涉及领域广。目前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将它们复制出来。也许要等你们接着完成剩下的工作。

“我还会随时向你们通报研究进展，你们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告诉我。电子信息 XHG — 77882236 — 4545。

祝

愉快！

你们的朋友：UNC”读完信，三个孩子的心情极不平静。蝌蚪说：“记得吗，上次的信是怎么说的？说蛋壳上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家园。”

“是这样说的，”田螺说，“换句话说就是已经失去了的家园。”

“对，是已经失去了的家园，”蝌蚪若有所思他说，“从舅舅目前研究的情况看，那家园一定是丰富多彩、极其丰富多彩。”

“舅舅担心软盘供应不上呢！”麻雀说。

真难以置信。蝌蚪想，咱们的祖先都做了些什么呢？他们拥有那么丰富的世界时，一定没有想到今天的蝌蚪、还有田螺和麻雀，没想过住在封闭式楼房里的孩子。

蝌蚪自言自语他说：“咱们该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舅舅称他是咱们的朋友，一定把我们当作大人，可以信任的大人，”田螺兴奋他说，“我们可以请他帮助我们呀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麻雀打包票说，“问舅舅吧，他是研究……”

田螺抢着说：“工程！”

麻雀纠正他：“生物工程！”

三个人齐声大笑，似乎从来没这样高兴过。大伙推荐蝌蚪给舅舅写信。蝌蚪没有推辞。他正想请教请教有学问的舅舅，怎样才能挑起重担？怎样恢复那失去的家园？

蝌蚪灵巧地敲打着键盘，“嗒、嗒、嗒”，非常娴熟、非常流畅，站在一旁的田螺和麻雀都看呆了，真不知道蝌蚪还有这套本事。

蝌蚪写着写着，心里也很奇怪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疑问、这么多想法呢？他的心感受到了一种被追被赶的紧迫，这些从未有过的感觉都从手指尖流淌出来，一行一行，渐渐变得深沉、凝重。

盯着屏幕看的田螺和麻雀，也被眼前的文字感染了，他们紧挨着蝌蚪站着，真像准备出征的小战士。

“一切都刚刚开始呢。”蝌蚪对他的朋友说。

是啊，都刚刚开始，任重道远。

